

生書面疤

上官雲飛 著

上



疤面书生

上

上官云飞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石家庄

疤面书生

上官云飞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1/32 20.75印张 448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定价：7.90元

ISBN 7-80505-349-9/I·322

（全两册）

内 容 提 要

全书以中原武林，风、火、雷、云四大堡的传奇故事为主线，描写了忠厚善良的疤面书生和身负血海深仇的复仇者掀起的一场残酷、惨烈的厮杀。

主人公田宏武因同门师兄莫名死去，含冤亡命江湖，为报姻妻灭门之仇投身风堡，而后被师傅废去武功，又被情敌破相成为疤面人，几经生死，几度悲欢，在武林前辈和众多江湖少女的协助下，洗清沉冤，报仇雪恨，使正义得到申张，邪恶得到惩治。

本故事情节错综复杂，迷离变幻，悬念丛生，读时不忍释卷，不愧为一部惊世之作。

当人们的影子，正正地踏在脚下，显示日在中天，也正是酒楼饭店宣告客满的时分。

正阳楼，是开封城有数的几家名酒楼之一，菜肴之精美，远近驰名，由于老板是位退休的御厨子，所以该酒楼便以御厨做号名。

凡是到开封的达官贵人，如果不来尝尝正阳楼的名菜，那就应了一句俗话，“入宝山空手回！”

座上客，都是衣冠楚楚之辈，在这里吃上一餐，足够平常人家一个月的用度。

小二们满头油汗，穿插在喧嚷的酒座间，搭在肩头上的擦桌布，全都湿透了。

猜拳声，行令声，谈笑声，杯盘碗碟的碰撞声，小二的吆喝应答声，雅座间传出的丝竹唱曲声，浑交在一起，显得嘈杂无比。

在二楼靠角落的一个单座上，座着一个二十出头的白衣书生。说他是书生，桌旁却摆了一柄剑，这么说，他该是个武林人。

当然，时尚所趋，许多游学士子，纨绔阔少，也喜欢带柄剑装装样，表示他是个文武全才。

这白衣书生长得一表非凡，是个美男子。

只可惜面目太冷，那神情，象别人欠了他一千两银子没

还，任何人，只消看他一眼，便不会再看他第二眼。

如果恰巧座头相对，非照面不可，也宁可低下头或闭上眼。

冷漠不算稀奇，因为人有千百种，脾气也有千百种。

奇的是摆了一桌子的酒菜，他却没动筷子，象尊泥菩萨似的坐着，那些酒菜成了供品。

天下之大，什么样的人都有，但叫了酒菜光看不吃的，便很少见了。

看菜，这大概是个新鲜名词。

邻座已经换了两拨客人，他还是坐着没动，筷子还是干干净净的没碰过菜。

小二已经在旁边转了七八趟，最后实在憋不住了，走上前去，哈了哈腰，陪上一脸的笑道：“客官，酒菜凉……”

当双方的目光相接时，后半句话生吞回去了。他出娘肚皮，还没见过这样冷的人，那笑容，僵在脸上，成了一付尴尬的怪相。

白衣书生从半开的唇间，挤出了三个字。

“钱照付”他似乎多一个字也不愿说，声音与面色一般冷。

小二连连应是，转身走开。

白衣书生连眼珠都不会转动一下，静坐如故。

他在等人么？

不象，因为桌上只一副杯筷。

隔座，坐着一位黄衣老人，长相不俗，可以称得上清奇二字。

可是吃相却不敢恭维，两只手一起忙活旁若无人地猛吃

猛喝，象是一辈子没尝过这种酒菜，吃少了不够本。

两人情形正好相反，相映成趣。

过了好一阵子，黄衣老人大约吃喝足了，放下筷子，抬起头来，用手巾擦擦嘴，挺了挺腰，自言自语地道：“味道不错，可惜吃不下了。”

他面前的杯盘全见了底，如果还吃得下的话，大概连杯盘一齐啃了。

白衣书生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空处，看样子他从坐下来就没动过。

黄衣老人大约是发现了他那怪样子，口里喃喃地又道：“看菜，老夫可没这份修养！”

这话，分明是冲着白衣书生说的，但白衣书生毫无反应，连眼角都不扫黄衣老人一下。

黄衣老人摇了摇头，又道：“暴殄天物，有钱没处花，何不济贫恤寡，拿来做好事。”

白衣书生摸出锭银子，放在桌上，用手抄起剑，离座扬长下楼而去。

老人嘿地一笑道：“有意思，年纪不大，怪性十足。”

城外，官道旁的岔路口，一个白衣书生，手里横拿着连鞘长剑，东张西望，站立不前，他象是在等人，又象是迷了路。

他所望的方向，是一片郊野，只有稀疏的几户村居人家。

望了一阵子，他自言自语地道：“应该是这个地方不错，怎不见庄宅？”

突地，他发现一株浓荫的古榕树，远在二十丈开外，口里又道：“那不是庄门外的老神树么？怎么不见房子……？”

于是，他放足奔了过去，到了树下，一望，身形晃了两晃，赶紧抓住一枝下垂的树桠，稳住身形。

眼前，是一大片废墟，杂草丛生。

草中，隐约露出断瓦残垣。

他想：“这不会是真的吧，莫非找错了地方？若大的住宅，怎会成为废墟？可是这株老神树，分明是幼年记忆中的那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一股寒意，从内心的深处冒了起来。

脑海间，浮现出三年前他娘在弥留时的那一幕——

“孩子，娘自己知道，不成了，娘与你爹得的是一样的绝症，能拖了这么多年，是老天有眼，好在你也长大了，也得了名师指点，自保有余，娘也安心了……”

“娘，您会好的！”

“孩子，唉！这些年来，娘缠身病榻，也真难为了你……昨夜，我又梦见你姨妈……”

“娘，等您好了，我陪您回北方去看看姨妈他们。”

“傻孩子，我还能好吗？唉！我只放心不下一件事……”

“娘，什么事？”

“记得你姨妈的独生女儿小秀子吗？她只比你小一岁……”

“孩儿记得得的，不过……她长大了，恐怕见面不相识了。”

“唉！一切就象是昨天，但屈指一算，十来年了，小秀子

是与你一块长大的，你俩青梅竹马，从小就是一对，所以……才与你们订了亲，孩子，我的大事办完之后，你就上北方去就亲，我等不及看你们成亲了……”

“娘……”

“你八岁那年，我们一家搬到南方，路远山遥，从此就没有通过音讯……现在你已经是二十二岁的人了……”

“娘，您别说得太多，歇着养神吧，孩儿去给你烧碗汤……”

“不，孩子，娘不说，恐怕没机会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闭上眼，昨晚，我梦见你姨妈，姨爹，一身是血，指责我负约，说小秀子无依无靠……”

“娘，这是你想得太多了，才会做这种怪梦。”

“孩子，不管怎样，小秀子与你的婚约，是双方父母做的主。你记住，我死之后，你便到北方去就亲。这个家，就交给吴二管好了。他在我家几十年了，满忠心的。以后，你还得照顾他百年后事……”

“是的，娘，您一定会好的。”

“孩子，记住，开封东门外五里，凤凰庄”。

他不禁凄然泪下，娘入土已整整三年了。

泪眼模糊中，眼前现出了一所大庄院——凤凰庄。

一个大眼珠的姑娘，拖着条黑溜溜长长的大辫子，末梢，用绸布结了个大蝴蝶，跑起来飘呀飘的。

他比她大一岁，两小看起来一般大，每年，总有大半年时间，他都住在那里，那株老神树下，就是他俩游戏的地方。

“小秀子，每当你的新姑爷一来，你就不跟我们好了！”

每当玩伴这样逗她时，她便嘟起小嘴，追着人打。

于是，伙伴们逗得更起劲。

“新姑爷，穿皮靴，滑跌倒，赖你爹！”

“新大娘，穿红衫，不上轿，泪汪汪！”

最后，她打不到人，便打他。

而他，笑着忍受了。

附近百里的豆花开了，蚕豆花，象蝴蝶，他采了插在她的头上，襟上。两人手拉手唱着儿歌，她做了小媳妇。

白天，在田埂上捉蚱蜢。

晚上，点着火把在小溪边捉青蛙。

那年，记得是元宵后不久，他要随父母南迁，说是父母的病在南方好治。

她听说他要走，她哭了，一双大眼，肿得象蜜桃。

她三天没吃饭，在临别的晚上，他俩同坐在这株老神树下，她哭得很伤心，他也陪着哭了。

她偷偷地把她腕子上的玉镯退下来，塞在他的手里。

他想了半天，把胸前挂的一面镇邪玉牌给了她。

这一晚，他俩坐到很晚，直到有大人出来找。

第二天一早，她跑到房里，向他说：“表哥，你一定要回来看我，我会每天在老神树下等你。”

然后，她就躲着没送行。

儿时的记忆，还这么鲜明，那拖着长辫子扎着蝴蝶结的大眼睛女孩呢？

他摸了摸藏在身上的那个小玉镯，喃喃地道：“小秀子，你怎么不在老神树下等我？”

泪水，簌簌而下，湿了衣襟。

十几个春天过去，他真的回来了。

但，看到的只是一片废墟。

但此来，是遵母亲的遗命来就亲。

但也是亡命，两个月前，他蒙上了杀师兄的冤枉，师父要以门规惩治他，小师妹却暗地把他放了。

于是，他成了亡命者。

“是找人，还是凭吊遗址？”

突如其来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也把他带回了现实，他偷偷地擦去了眼泪，冷冷地道：“谁？”

问的简单，答的也怪：“我！”

这我字是代表什么呢？

白衣书生缓缓回身，不由怔了怔，站在眼前的，是正阳楼上所见的那黄衣老人，想不到他竟然跟踪而至。

他有什么企图，是师父请来追缉自己的人吗？

他紧紧抿着嘴，冰冷的目光，投在老人面上。

黄衣老人自顾自地笑了笑，开了口：“小友到此地来干什么？”

久久，白衣书生才应道：“私事。”

这分明是告诉黄衣老人别多管闲事，但黄衣老人我行我素地道：“想来是不愿意告诉老夫的了？”

白衣书生“嗯”了一声，连口都懒得再开了。

黄衣老人毫不在意，又继续问道：“小友与‘凤凰庄’主人是什么渊源？”

白衣书生冷漠如故地道：“什么渊源也没有！”

黄衣老人道：“是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这老人跟踪而至，一再追问，很显然别有用心。

白衣书生面无表情地道：“在下似乎没有向阁下说明的必要。”

黄衣老人倚老卖老地道：“当然，当然，不过年轻人走江湖，多少得随和些，你是何人门下？”

白衣书生显得极不耐烦地道：“对不起，无可奉告。”

黄衣老人并不因此住口，声音一冷道：“如果与‘凤凰双侠’没有渊源的话，最好别到这地方来！”

这几句话，颇耐人寻味，白衣书生纵使再不想开口，也得开口了，目芒微微一闪，这是他唯一的表情。

“那是为什么？”

黄衣老人道：“因为这里是是非之地！”

白衣书生的心动了，凤凰庄变成废墟之谜，也许可从这老人身上揭开，于是接着问道：“为什么说是是非之地？”

黄衣老人道：“你这是请教老夫么？”

白衣书生道：“就算是吧！”

黄衣老人抚了抚颌下稀疏的胡子，道：“既然是请教，依理小友应报出姓名来历？”

人，大概都有这种通病，一旦占了上风，便会拿捏人。

白衣书生心存疑惧，当然不愿报出来路，淡淡地道：“那就算了！”

黄衣老人干瞪了瞪眼，自我解嘲似的笑道：“老夫跑了大半辈子江湖，象小友这种性格的，还没碰上几个。

也罢，老夫就是这个脾气，不问你了，可是你已跑来这里，还伤心落泪，不是毫无原因的吧？”

白衣书生道：“原因当然是有的……”

黄衣老人紧迫一句道：“什么原因？”

白衣书生道：“访友！”

黄衣老人打了个哈哈道：“这并非由衷之言，到这废墟里来访什么友，分明是搪塞……”

他又顿了顿，道：“你知道老夫是谁么？”

白衣书生道：“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黄衣老人瞪大了眼道：“太妙了，为什么不想知道？”

白衣书生道：“在下不报名，也不请教别人来历，这比较公平。”

黄衣老人怔了片刻，道：“不错，公平之至，冲着这句话，你问吧。想知道些什么事？”

白衣书生略一思索道：“在下问两件事，第一，阁下为什么跟踪在下来这里？”

黄衣老人略不思索地道：“为了好奇，怎样？现在说第二件……”

白衣书生道：“第二，凤凰庄怎么会变成废墟？”

黄衣老人皱了皱眉头道：“五年前，这里被一把无名火烧成了荒地，事后发现一堆烧焦了的骨头，判断不下十具之多。庄中上下都是会武的，不该逃不出火窟，更不该死在一处，这分明是被人杀了后又纵火灭迹。”

白衣书生冷僵的面色突然变了，脸上的肌肉阵阵抽搐，眼里射出可怕的杀芒，身躯也在发抖，历声道：“没有活口么？”

黄衣老人道：“大概不会有！”

白衣书生道：“有人知道凶手是谁么？”

黄衣老人摇头道：“恐怕没有人知道！”

白衣书生回过身去，木然望着这一片曾经寄托过童年旧梦的废墟。

西偏的阳光，照着废墟，也照着他苍白的脸，似乎，他的神色更冷了。

黄衣老人悠悠地又道：“小友，你准备查究真相？”

白衣书生不再开口，他又陷入往昔的梦里，他默想庄宅的轮廓，但太模糊，他唯一记得很清楚的，是一双大而圆的眼睛，那条乌溜溜的大辫子，还有，就是两小无猜，形影相随的那些片断。

一切象在昨天，然而今天，一切变得那么遥远。

梦，碎了，被残酷地击碎了。

剩下的，是无比的痛苦与恨、恨、恨！

黄衣老人默默地离开了。

他，真的只是为了好奇么？

时间，在一个焦灼等待的人而言，一刻有一年那么长，但在一个心神别有所属的人来说，一天只如一瞬。

日头不断地向下沉。

最后，剩下半天绚丽，这是它最美的一刻，可惜太短暂，使人不禁地发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慨。

月亮上升了，如银的光辉，使大地明亮起来，景物呈现出一片朦胧的美。

三条人影，飘然而至，停在距老神树不远的草地上。

来的，是两男一女。

男的一个着文士装。

另一个穿武士服。

两人的年纪都在二十余岁之间。

那女的一身艳红，肌肤白得象雪，生得很美、很美，月光下，更加迷人。

三人站定之后，那红衣少女吐出银铃般的声音：“这里很合适，你们开始打吧！”

白衣书生已经知道有人来了，但他没回头，连动都不动，如石雕般兀立着，似乎身外的任何事，都引不起他的注意。

劲装青年朝白衣书生的背影瞟了一眼，道：“这里有人……”

红衣少女故意放大了声音，脆生生地道：“管他，难道说还能找到没有人的地方吗？而且，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劲装青年笑着应道：“是！是！”

神态之间，十分恭顺。一转面，声音可就冷了：“赵世辉，咱们快些动手吧，这是无可回避的事。”

儒装青年笑了笑，道：“李子昂，你说的对极了，无可回避，不过……我有句话想告诉你……。”

“请讲？”

“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现在退身还来得及，以免弄得灰头土脸。”

“哈哈！”劲装青年大笑了一声，道：“姓赵的，别臭美了，你自以为你那几手三脚猫的功夫很了不起，是么？告诉你，你还差那么一丁点。”

儒装青年哼了一声道：“别耍嘴皮子，咱们手底下见真章吧！”

边说，边拔剑在手。

劲装青年也抽出了佩剑。

双方占好方位，扬起剑来，也不讲什么出手礼数，发剑便打，两人象是有什么深仇大恨，出手便是辣招，顿时打得难解难分。

剑芒映着月光，象万条银蛇飞窜，金铁交鸣之声，击破了寂静的夜空。

双方都不是弱者，功力也不差上下，打得十分火炽。

五十招之后，分出了高低。

儒装青年赵世辉逐渐占了上风，出手也更加狠辣。

劲装青年李子昂口里连声吆喝，但却无法扳回劣势。

又过了十余招，李子昂先机尽失，成了挨打的局面，但他毫无退意，仍勉强支撑着苦斗不休。

红衣少女悠闲的在一旁观战，似乎谁胜谁败与她毫无关系。

两人拼死拼活，到底为了什么？

白衣书生已开始注意这边的动静，只是他没回身。

人，不能说没一点好奇心。

“呀！”的一声暴喝传处，李子昂连退数步，肩头冒了红。

赵世辉收剑道：“承让，承让！”

他口里说着，目光却瞟向了红衣少女，神态间显得甚为得意。

也就在他自鸣得意之际，冷不防李子昂闪电般发剑突袭。

这一击，既快又狠，赵世辉以为胜了便解决问题，不防

对方来这一手，急切里，只好横剑封挡。

同时向后疾闪，他仍慢了一丝丝，嗤的一声，胸衣破裂，前胸挂了彩，厉喝道：“住手！”

李子昂道：“你认输了？”

赵世辉怒不可遏地道：“你要不要脸？”

李子昂道：“我为什么不要脸？”

赵世辉道：“你已经败了，为什么乘人不备，抽冷子出手？”

李子昂道：“什么乘人不备，交手的时候任你打瞌睡么？你说我败了，现在你也败了，咱们算是扯平，继续打。”

赵世辉气呼呼地道：“姑娘，请你评一评理看？”

红衣少女漫不经心地道：“我不管谁是谁非，你俩自己决定吧！”

说完，用手一掠鬓边乱发，春花般的笑了笑，那样子，妩媚极了，也迷人极了。

赵世辉怒极反笑道：“李子昂，你不是要我杀你吧？”

李子昂道：“你不杀我就是我杀你，非常简单。”

话音甫落，手中剑又狠狠刺了出去。

赵世辉发了狠，“喇喇喇！”连反击了七剑，踢出了三腿。

闷哼声中，李子昂再度受创，身形一歪，被一脚踢中小腹，马上蹲了下去，直不起腰来了。

赵世辉上前一步，剑指对方心窝道：“看看是谁杀谁？”

红衣少女抬抬手，道：“够了，杀人未免太煞风景。”

赵世辉哼了一声道：“看在朱姑娘份上，你滚吧！”

李子昂站起身来，那脸色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咬牙切齿地道：“很好，姓赵的，咱们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